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四明曹炳章校

醫國石

裴地期先生原著
楊素園先生鑒定

言醫圖選評

醫目次

序

傳

原引

補劑

用藥

中風

咳嗽

吐血

中暑

痢疾

陰證

老人

婦人

小兒

外科

治法

製劑

煎藥服藥

延醫

祕方

詭誕

宗傳

序

無棟張柳吟先生邃於醫學與余交最深曩於天台道上草霍亂論稿乃先生鑑定者繼又為余編次甲辰治案題曰仁術志而序以待梓別後寄示手訂洄溪慎疾芻言一冊且

言醫

海甯裴一中兆期著

定州楊煦慈素園閣定
後學王士雄孟英評選

吾快讀裴子之書而異之也。學不貫今古，識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宜耕田織布，取衣食耳。斷不可作醫，以誤世。醫固神聖之業，非後世讀書未成，生計未就，擇術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專習，窮致天人之理，精思竭慮於古今之書，而後可言醫。每見庸工治病，十失其五。良工治病，亦十失其一。由一以循累之誤，亦未忍言也。卽能窮致天人之理，精思竭慮古今之書，而病伏於內，醫測於外，病以奇伏，醫以意測，幸而得，則竟得矣。或偶不得，則不為二豎所笑者，無之。此扁鵲所以需上池之水，而思邈所以藉龍宮之方也。夫上池之水，不易得；龍宮之方，不再傳。則惟窮理讀書以學識，參造化之權，而後可。若裴子者，斯其人矣。若裴子者，固數百年所未出之人也。古今之有學識者，當首推張戴人及劉河間，能與病血戰而不奉表稱臣於病，第未免過甚耳。其餘諸家立法，非不善，實為鄉愿遁逃之藪。故謂醫有成心，不可也。謂醫有成理，尤不可也。無成理而有或效，醫信難言哉。裴子之言曰：以生死易視者，易之固數百年所未出之言也。獨謂裴子學貴今古，識通天人才則仙，而心則佛，信也。非譽矣。誦其言，皆軒

岐所欲言而深悔未及言。亦諸大家所欲言而格格不能言。豈帝憫枉札之禍。助其神智而授之使言歟。推此而失者。可得難者可易。而謂醫無成理。尤不可也。余以多病學醫。日為醫而醫日下。初似可游刃。通皆茫然。抑鬱焦思。徒廢寢食。行將耕田織布。棄醫而去。以求無誤於世。今秋得晤个亭先生。極口充期。裴子學識。且示以所著書。余向慕裴子名。而不圖其貫通至此也。一再讀之。豁乎快有所獲。裴子教我矣。何時共晨夕而相諮詢。究竟此神聖之業哉。順治十四年丁酉中秋日。友弟趙善鳴聲伯父序。

醫之道難言矣。余何人斯。敢僭言也。惟是醫教衰而醫日流於弊。古聖賢仁壽之傳幾歸淪沒。遂不自禁其婆心之熱。率蠡見而僭言之也。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人之一身。無非病也。亦無非藥。況金石草木鳥獸蟲魚為藥偏矣。亦後矣。飢飽待時。飲食藥也。寒溫適所。衣服藥也。動靜有常。起居藥也。色不視邪。則目明。聲不聽淫。則耳聰。口無莠言。行無顛步。則口體正。均藥也。使有人焉。知填精而不知寡欲。知養氣而不知守默。知保神而不知絕慮。亦焉往而得藥。素問醫之六經也。但言順四時。少嗜欲。節飲食。不為邪氣凌犯。初未嘗以藥言。其五志為病者。即以五志為藥。如曰悲勝怒。病怒者。悽愴哀苦以感之。喜勝悲。病悲者。譴浪佚豫以娛之。恐勝喜。病喜者。迫遽危亡以怖之。怒勝思。病思者。污辱欺妄以激之。思勝恐。病恐者。沉疑搜剔以緩之。至如逸可治勞。靜可治躁。處陰以避

暑就煥以避寒。凡此之類皆非熱非寒非酸非苦無煩採製不費吹咀隨在而得之之聖藥。遠逾草根木皮萬萬也。則請為尊生者揭未病之藥。

慎起居節飲食。則外感不能侵。若情志所傷不可徒以藥治之。張戴人深知此義。觀其治案可以為萬世法。蓋草木之功。但可以祛六淫之邪也。

素問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夫不曰補其虛。而曰治其虛。大有深義。治字補字。難易大不相同。補其虛者。祇有虛而別無邪氣夾虛中。譬猶弱國時也。治其虛者。不足之中兼有餘之證。譬國勢強弱相半時也。此時而欲補之。則邪未衰。欲瀉之。則氣已敗。勢介兩難。必隨時取中於其間。或先攻後補。或先補後攻。或因攻為補。或借補為攻。雖攻而正不戕。雖補而邪不熾。方可謂之治其虛。謂之能治其虛耳。於此不能其餘。何可復問。盲哉。須知治之一字。有無限苦心。無窮妙用在。與虛則補之之一字。大有間。世都忽而不察。特註明之。分別治虛補虛之異。有裨後學不少。

醫何以仁術稱。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於無間也。醫以活人為心。視人之病。猶己之病。凡有求治。當不啻救焚拯溺。風雨寒暑勿避。遠近晨夜勿拘。貴賤貧富好惡親疏勿問。即其病不可治。亦須竭心力以圖萬一之可生。是則此心便可徹天地統萬物。大公無我而幾於聖矣。不如是安得謂之醫。而以仁術稱。

藹然仁者之言業是術者當書座右

醫者常須愛養自家精力精力不足則倦倦生厭厭生躁厭躁相乘則審脈辨證處方皆苟率而無誠意矣思欲救死全生庸可期乎今之醫者鮮克不以奔競為專務徒勞苦而不自知大戒也

不但奔競當戒尤宜屏除嗜好蓋嗜欲紛則靈機塞也

醫之看病與文家之相題無二病題也脈題之旨也藥則詞章也方法局與勢也善為治者脈證既詳當思所以治之之法而隨因法以立方藥不過如卑賤之職唯吾方法驅使耳不思者竟以草木為拘見頭痛使用川芎見脚痛便加牛膝救頭救脚茫乎其無統宗雖藥品精良亦何能中病之窾會哉是猶文家不以題旨局勢為先而僅修詞章之末綴言言錦繡字字琳琅與本題將千里隔矣何足貴

證不辨清脈亦無憑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醫家不可缺一也

胃為水穀之海脾為生化之源生化旺則氣血清和諸病屏息生化衰則氣血虧損百疾交侵非細故也惟東垣先生深得此旨闡發脾胃元氣之妙可謂呼聲震啟瞶矣世之醫者徒執病形不推病本脾胃之義置而勿講如脾虛氣短似疾喘耳泥為肺熱痰壅瀉以石膏蘇子脾虛發熱似外感耳認作風寒外束表以羌活麻黃脾虛下陷變為後重裏

急猶謂滯積不行。可以硝黃枳朴。脾虛不運。變為水脹。中滿。猶謂宿食未化。導以巴豆。牽牛。產後感風。飲食停滯。而嘔吐脹滿。誤擬敗血攻心。恣餌桃仁四物。勞瘵脾虛。飲食減少。而惡心澹瀉。尚執滋陰降火。偏需知璧二冬。投之不愈。更恣投之。脾胃轉傷。而疾轉篤。技窮莫措。歸命于數。時弊如斯。曷可勝計。無他。未明主氣之說故也。主氣實而攻之。則病易愈。主氣虛而攻之。則病反加。非藥不能治病也。主氣不行。藥力也。況當世之人。氣稟愛薄。兼多沉湎于酒。耽縱于色。汲汲沽名。皇皇求利。又復傷于勞思者。更不少也。司命者其可不亟講于斯。

脾胃須分講。此段專論脾。

補虛之最切要者。在扶胃氣。胃氣強則飲食進。飲食進則血氣生。補何如之。所謂得穀者生。失穀者死。理甚易明耳。今之不善補虛者。概用當歸地黃人參白朮甘草黃耆等類。以爲補虛之法。莫此若矣。不思此等品類。雖能補虛。要皆甜膩壅隔之性。胃之強者則幸矣。胃之弱者。其可當乎。不脹則瀉。不瀉則嘔。吐而不能食矣。有謂病不轉加於此。誰其信之。此段專論胃。然胃陰虛者。須養以甘柔。此義惟嘉言知之。香巖能之。

病有藥傷而變重者。甚有變證莫識而卒致危亡者。不可不知。不可不慎。昔一婦患經閉。服血藥過多。血不行而飲食反減。又增寒熱嘔逆。醫猶謂瘀血攻心。倍加峻劑。病者忽發。

神昏齒噤口角流涎狀類中風診其脈伏而微心下按之滿急且有聲曰此飲證也詢之乃為藥所傷非涌法不可急取油鵝翎探之一涌而出酸水四五升隨醒先用燥濕寬中藥次與補脾健胃俟飲啖起居如故始進通經丸血乃行一人病瘧兼旬胸滿而畏食胃氣不清故也醫不審與以加減補中益氣湯二服瘧反大劇易用鼈甲何首烏等藥作大劑以截之更脹嘔不勝湯飲俱廢或疑其誤服補藥與陳皮蘆朮等湯病益加予診之六脈濡弱此濕氣滿胸膈也以蒼朮為君佐半夏厚朴澤瀉豆仁等少加薑汁食鹽徐徐與之不食頃訖然欲吐即探引得吐黃涎惡水甚多始平瘧亦漸止又一小兒甫三歲得心腹痛疾醫者處劑太重煎汁又濃更灌之乳食後反增嘔吐發寒熱而兼喘更數醫咸罔效漸變昏瞶不醒人事其家以為不可救遂勿藥以俟之自晨至昏忽聞腹中汨汨聲上下者數四遺穢汁斗許而蘇凡此等病患者甚多不能悉舉總之人身以胃氣為本胃氣傷雖對病之藥皆不能運化而取效反生他證今之病家醫家均不之察凡有病輒投以藥不愈更醫以藥旋已旋藥甚至病久脾虛飲食不進不思顧其生化之源而猶亂投湯藥之劑致中氣受傷變證百出而死者不少矣可不慎歟

凡脾虛濕盛氣滯痰凝者皆不可妄投守補尤忌滋填設誤用之多蹈此轍藥無所謂王霸也用藥亦無所謂王霸也而有王道霸道之喻亦用之者之有王霸耳用

藥者常變以審時經權以濟事當補卽補當攻卽攻當寒卽寒當熱卽熱曷王霸之有分哉用之者善甘草參耆王也附子硝黃亦王也春生秋殺之天道也當卽無藥非王也用之不善則附子硝黃霸也甘草參耆亦未始非霸也冬煥夏寒之愆咎也不當卽無藥非霸也是則王霸不在藥而在所用亦不在於用而在善用與不善用今世之談醫者咸以參耆甘草類能補益稱為王道硝黃附子類能攻伐稱為霸道是泥于藥之有王霸矣泥藥之有王霸遂泥于用之亦有王霸矣噫果用藥有王道霸道之歧哉此惟可與知者言也藥無定性貴于用之者得其當固是定論若學識未優而孟浪以施峻厲之劑則豈止霸道哉直是費人之事矣

藥有偶中而病愈者有誤中而病愈者未可居功於不疑當猛然省翻然悔惶悚無地則學日長而識日高昔如一木匠趙與鐵匠杜行次乞宿其家有病人不納杜給曰此趙居世醫家也蒙上司見召失路至此必病者之當愈也主人遂延入診之曰一藥可愈潛出得牛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胸中頓覺如蟲行一涌而出小蠅蜚狀者二三升病如脫越宿禮餞而去嗚呼此二人小人也欲苟一宵之寢以穢物治人蓋偶中耳竊恐二人此去必且謂醫學無難而居然世醫家幾不自識其初心矣又有一病身冷而脈沉伏者醫認為陰投以桂附等熱藥一婢煎之適傾廢茫無以應借黃連香薷飲一杯代之不謂

一飲而瘳是何也陽證似陰非陰也醫誤以為陰也設藥不為婢誤醫之誤不可言矣設藥不為醫誤婢之誤不可言矣幸其相誤而因誤以中病乃得生耳吾不知此醫亦居功不自疑否如居功恐又為此婢竊笑也此二事深可為近世醫家提醒故謹志之

用藥如用兵暴虎馮河且不可況微幸偶中而不知惶悚者何足以言醫耶

人皆以黃耆人參白朮甘草當歸陳皮升麻柴胡八味為補中益氣湯噫此固補中益氣湯也特元氣下陷之補中益氣湯耳蓋中者脾胃也氣即脾胃之氣元氣也立方者以參耆甘草等藥善補中州之元氣而用之也因元氣之下陷不得不佐升柴以舉之非升柴之能補中氣亦非中氣之必佐升柴而後補也中氣既不必佐升柴而後補則凡有以參耆甘草相須而立方者皆補中益氣湯也不必定有升麻柴胡也如有因小兒慢驚與痘漿不足用參耆甘草三味名保元湯者有脾氣久衰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為四君子湯者脾虛有疾有濕四君子加陳皮半夏名六君子湯者飲食少進更加霍香砂仁為香砂二君子湯者有虛疾眩暈以參耆甘草合天麻半夏等藥為半夏白朮天麻湯者又有合東仁遠志龍眼當歸為歸脾湯者有大病後調理元氣用參朮湯與參苓白朮散者有元氣暴脫脈微欲絕用人參一味為獨參湯者有暑傷元氣用生脈散清暑益氣等湯與氣虛夾寒而用人參理中湯附子理中湯者凡此之類皆謂之補中益氣湯可也皆謂之元

氣不下陷之補中益氣湯亦可也。但其間所夾之證與所兼之藥有不同。故命名亦各不同耳。究其旨。何一不在中氣二字上着意哉。

余亦嘗云。東垣此方宜名補中升氣湯。若不須升陷。但須益氣。何必佐以升柴乎。後人不明此義。因而貽誤者不少。

學不博。不可以為醫。徒博亦不可以為醫。醫者意也。聖賢之精蘊。形而上者之道也。布在方策者言也。形而下者之教也。學者欲求聖賢之意。不得不因言以求之。非廣博不可也。所謂教非道不立。道非教不明也。不求其意而徒事于言。則雖讀盡天下古今奇書。皆糟粕矣。何異饕餮百種珍羞。填塞胸中而不化者乎。

讀書者須知出入法。若入而不出。則死于句下矣。此由才不足以勝學。故聖人有才難之歎。余謂人必具才學識之三長。始可以為醫者。正此意也。又嘗撰楹帖一聯云。近人情之謂真學問。知書味即是活神仙。附及之。與天下之讀書人共勉焉。

久病後不可恣投以藥。且無論藥之謬。即對病者不可不慎。何也。人之元氣以胃氣為本。胃氣又以穀氣為本。故內經曰。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不曰以藥養之也。凡藥過劑。無有不傷脾胃之正氣者。正氣傷則有作瀉作嘔與腫滿者。甚至膈脹不能食。而反生他證者。名為補人而實害人。

藥為治病而設非養生之物也。袁簡齋云：享高年者生平不服丸散，真見道之言也。病蓋有縱口吻而死者矣，亦有絕其穀而視其死者焉。世都不察幽潛沉寃者衆矣。念及此，深為酸鼻。夫飲食養生物也，可節而不可縱。然亦不可使之絕。故節之則生，不節而縱且絕，則死。縱而死，病者之責矣。絕而視其死，伊誰之責邪？如傷寒傷風傷食等有餘之病，或脹或痛或嘔或吐，感之暴而脈躁疾有力，且無虛證之兼者，雖不與之食，亦可也。此不可與而不與，是節之，非絕之也。及久病久虛，久不飲食之人，陡覺穀氣馨香，欲求啖而不敢遽啖，正胃氣初回之候。法當徐投漿粥，或少與適口，不助邪之物，以充胃氣。胃氣充，則元氣亦充，而病自無不愈。若概視飲食為毒藥而不與，是絕之，非節之也。則幾微之胃氣將安恃乎？

得穀者生，正為胃氣初回者言也。

病到危急時，非峻重之藥不能救百中之一二。今之醫者皆重惜名譽，姑以輕平之劑冀其偶中。幸而不死，則曰是我之功；不幸而死，則曰非我之罪。恐真心救世者不應如此也。真心救世者必慨然以死生為己任。當寒即寒，當熱即熱，當補即補，當攻即攻，不可逡巡畏縮，而用不寒不熱不補不攻如諺所謂不治病不損命之藥。嗟嗟！既不治病，欲不損命，有是理乎？儻于此認不的確，不妨闕疑以待高明。慎勿嘗試以圖僥倖，庶不負仁者之初

心醫之道極難知無學者不知有學者未便知無才者不知有才者未便知有才者未便知有才有學矣不克隨時取中者亦不知其矣知醫者難也今有一等人謾說某某知醫某某不知醫噫知醫固難而知知醫者恐亦不得容易也

世之時其學問淹博而輕談醫理者必致誤人自誤而後已

醫有上工中工下工上工者良工中工者庸工下工者謬工蓋謂庸工之不若良工謬工之不若庸工也以理言之庸工豈止不若良工哉并不若謬工耳謬工之殺人而不見其跡者也見其跡則人所易知而易遠其為天下之害少庸工之殺人而不見其跡者也不見其跡則人所易忽而易近其為天下之害多譬猶暴君為不善其亡雖速而天下之害不甚深庸君未必能為大不善而天下之元氣陰受其賊而不知其亡雖緩而為害於天下不既深乎嗚呼庸君誤天下庸醫誤病人一理也

良工治病因證而施攻補溫涼之藥庸工則專用溫補以為不損于人而人亦樂從以為穩當雖受其害亦不怨尤謬工則道聽塗說麻桂硝黃妄思弋獲服而即死厥罪無逃醫到病家未診視不可先講病必待望而聞問而切脈證詳明始可斷為是寒是熱是實是虛病在某經當於某經用藥某日當痊某日當危廢藥與證對而不蹈妄投之弊近有急欲見長者未見病人顏色輒抵掌而談曰某藥可以治某病此必某病也當以其藥治

之噫是猶未命題而先作文以待矣鮮有不背聖經而誤人命者醫者胸中預擬一成見不得雖病者不為自諱詳告諄諄亦未可遽執為真病情真病本也且待診視後參較果否耳至若侍奉者之傳言延醫者之預達尤不足憑蓋學者胸懷空曠了無執着始得應變無方耳先哲云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本文反覆詳味待自家有心得卻以註解參較庶義理昭然不為他說所蔽若先被其說橫吾胸中自家竟無心得矣吾於醫家亦云此是看病之法

一婦頭眩耳鳴肉顫筋惕恍惚不得寐乍作乍止半載矣後乃阻經四月小腹如懷孕醫者疑其妊而安之忽一日下紫黑血少許始識經閉改用通經藥數劑腹不減反增惡心嘔噦粥飲下咽旋越出咽喉焦痛舌黑無津眾醫不能解余診得六脈弦細而滑兩關尤甚曰此頑痰閉滯血海壅於月事乃阻耳何以徵之其脈細而滑者痰脈也頭眩耳鳴恍惚者痰證也嘔吐不食者痰客中焦也舌黑無津咽喉焦痛者痰生熱而然也素問謂治病必求其本今病本於痰必以治痰為首務遂投礞石滾痰丸八十九不動再投七十九小腹微痛次日又服如數小腹痛不可忍將夜半下如猪肝者四五塊每幾盈尺更下如破絮脂膜者無計又疊疊若石榴子紅白攢綴連絡而下者不啻二三斗小腹頓平痛亦如失其最異吐痰碗許俱如綠草汁色口角流涎勿變如琴絃之堅因憶丹溪先生謂怪

病是痰十居八九。良然。良然。時胸次未平。飲食少進。用橘紅茯苓各一錢。枳實黃連半夏。麴各八分。水煎入薑汁二匙。竹瀝半酒杯。二劑後以六君子湯加減更服。加味潤下丸調理百餘日乃愈。逾年生一子。

此證必曾誤補。否則不至若是之甚也。

有病傷寒傳裏熱結不通者。已屢經下而腹中按之則仍絢臍堅結。若仰瓦然。且其人伏枕不起。又累旬肌肉盡燍。湯飲幾廢。甚至氣怯不足。以布焦當此之際。攻補不能施其巧計。將安出。曰。論常法在所必攻。不攻則腸胃無繇清水。穀無繇進。元氣無繇復。而人曷以生。若遽攻。則此立槁之形。垂絕之氣。能堪之乎。計必先行補法。而後察邪正之緩急輕重。以攻之。攻後旋復從補。補後旋復從攻。而又旋復從補。則庶幾耳。但補與攻皆當以漸而毋驟。其始也。且以小劑生脈散。加陳皮煎。飲半小甌。飲後移時無反覆。復少與。繼則或可漸倍。并商攻法也。如腹中鬱熱未清。渴欲冷飲。遂當啖以橘藕瓜梨之屬。潤其喉吻。飲食久疎。胃必弱甚。又當間與清米湯大棗湯。或扁豆薏苡蘆根暨鉛糖等湯。隨所好以蘇胃氣。凡此皆余平時所謂適口不助邪之物。佐藥餌以不及者也。皆補法也。補既得。方可議攻。攻則唯元明粉一味為佳。生何首烏煎服亦佳。蜜導膽導尤為良法。不應須詳脈之虛實。氣之盛衰。邪之深淺。以導滯丸或小承氣加當歸微下之下。後仍須照管元氣。毋徑前